

· 蕭文 ·

凌雲路

「喀！喀！喀！」，日本人的軍靴踩踏在這個古老國家的土地上；「喀！喀！喀！」，這個聲音震動了這個古老的社會。劉教之，四川犍為縣人，一個位於四川盆地西南處的地方，也感受到這軍靴的踐踏聲；他看著城市在日本飛機炸彈的爆炸聲中化為灰燼，看著人們在火舌追逐下奔逃，在哀號聲中倒向火推。藍天白雲是如此的遙遠，飛機是如此的陌生。

在這種情況下，他與其他年輕人一樣，爲了把日本人趕走，離開普通高中，來到銅梁，這是空軍入伍生總隊，號稱空軍第一關，穿上他從未想過的軍服，這套軍服拉近他與天空的距離。

他接受通訊相關訓練後，派職重慶無線電臺工作，爲了避免日軍轟炸，這個電臺設在一個防空洞裡——他是個在防空洞裡的空軍，是不能飛的空軍。



劉教之老師

民國三十三年，他有機會通過空勤體檢，並成爲四川太平寺空軍基地B-24重轟炸機通訊官，他這個空軍長了翅膀，可以飛行了。當年，八大隊是空軍唯一的重轟炸機大隊，配備四具發動機的B-24長程重轟炸機。他戴著耳機，坐在機艙中，望著窗外如羊毛般的捲捲白雲，從機翼下方飄過，天是如此的近，這是他從未想過的生活，而他大半輩子的職業再也離不開飛機與天空。

他進入空軍宛如在一條溪流中，隨波而行。空軍在砲火中成長，沒人會有退除役的念頭，除了受傷而退出外，你無法脫隊，空勤人員的結局就是殉職。民國三十七年底，八大隊的飛機直接降落在新竹，他從機上望下，跑道不平整，留下美軍轟炸的痕跡，呈半閒置狀態。顯然二戰後，政府的重點在大陸，對臺灣投入的資源有

限，而新竹機場則是日據時代，日本海軍航空隊興建的機場。

他如此這般的來到這個遙遠而陌生的海島。在這裡，他的生活離不開飛機與新竹，飛機對他這個農村子弟是何等的遙遠，新竹對生長在四川的他也是相當的陌生；但現在這兩樣東西卻是他生活的核心，這也是他未曾想過的生活。在新竹一處眷村改建的國宅六樓客廳裡，這位年逾九旬的空勤退役人員，滿頭短白髮，雙手不停微抖著；我問他：「你當空軍前，有沒有聽過『臺灣』這個地方？」他搖頭說：「沒有。」然後後半輩子就在這個地方生活，這個地方成爲他第二個家鄉。

我告訴他：「我來自臺南水交社。」他則說：「我去過水交社。」我知道，政府剛遷來臺灣時，臺南機場閒置了幾年，駐防在新竹的八大隊負責轟炸上海的任務，通常空機從新竹飛到臺南加油掛彈，利用臺南機場較長的跑道，起飛執行任務，因此他應對臺南機場不陌生。我告訴他：「李肇華的兩架飛機就是從臺南起飛，鄰近上海時，看到前面一片漆黑，知道上海已有消息，實施燈火管制，這種情況下，可以取消任務，但他堅持，在上海上空被兩道探照燈照到，而被

擊落。」他立刻回應：「那個通訊官是黃柏根。」反應之快，出乎我意料之外，年逾九十的他，記憶力很好。

他還告訴我：「某次四架B-1型機在跑道頭等候起飛，我是第四架，前兩架已起飛，第三架滑行到一半突然故障，那次任務只好取消，起飛的那兩架奉令在臺南海投下所有炸彈，並卸下部分燃油，回航落地。」

之後，他奉調第二十大隊，擔任C-46運輸機的通訊官，參與了八二三砲戰運送彈藥與補給品的任務；在換裝C-119運輸機後，他則擔任C-119運輸機上的通訊官，參與運補、海上巡邏與傘兵訓練任務。這段期間，接受空軍總司令部約談後，參加黑蝙蝠中隊，到越南出任任務，開啓他的另一個空軍生涯。這個部隊的任務主要在夜間，他常置身於夜空中，頭上是星星與月亮，腳下是一片漆黑，他必須不時注意地面砲火、飛彈與敵機攔截，他生活在鬼門關前，總是用生命在賭運。多年後，他回首這段歲月，他表示：「我的運氣好。」

我們彼此分享心中的故事，我說：「空軍參加越戰的時間很早，我父親的一位官校同學在越南飛空運機被擊落，那架飛機深色的塗裝，機上沒有任何標誌。」他則告訴我，他參加

黑蝙蝠中隊派駐到越南，某晚執行C-123北越任務時，飛機受傷，降落在泰國的機場，這個機場正在整修，泰國軍人看到有飛機降落，感到意外，又注意到這架飛機沒有任何標誌，且狀況不佳，人員又是黃種人，分不清敵我，而持槍對著所有機組員，當時大家已很疲憊的坐在地上，並表達沒有任何敵意，泰國人完成聯絡後，才知道是友軍，最後則由美國派車將我們接走。



「南星任務」時期使用的C-123型機，垂直尾翼上漆有黑蝙蝠中隊隊徽（此機應非任務機）。

此外，某年農曆春節前，他們奉命至越南芽莊，進到罹難隊友寢室，看到桌上放著一盒盒準備帶回臺灣的禮物，他們知道這些禮物已成爲遺物，再也無法送達親友手上，那次任務載運罹難隊友的棺木，從越南芽莊飛抵臺北松山機場，在寒風冽冽中，他看到禮兵分兩列站立在機門外，空軍總司令徐煥昇帶領官兵向棺木敬禮。

過去，越南狀況緊急時，他的C-123型機曾降落在跑道上，但滑行不停車，後方的機門放下來拖在地上，美軍看到飛機降落，就會快跑衝上機門。C-123型機配備兩具螺旋槳引擎，爲低底盤、有海狸尾式上下開啓的艙門，它可以在野戰環境下起降的戰術運輸機，後來這型飛機擴大發展，成爲四具發動機的C-130型機。

有一次，飛機在南海上空故障，降落在東沙群島，降落前飛機在島上低空盤旋並放下起落架，表示沒有敵意，同時也把握時間瞭解跑道狀況，看到跑道每隔一段距離架著一排拒馬，飛行官選擇兩組距離最遠的拒馬實施降落，用緊急制車的方式，在拒馬前五十公尺處停止。事後知道，東沙島上的守軍看著這架黑色機身，沒有標誌的飛機在島上盤旋，島上的高射機槍都對準這架來路不明的飛機，若

再多盤旋一兩圈，指揮官就會下令射擊。

黑蝙蝠中隊是我空軍在臺灣傷亡率最高的部隊，從民國四十二年成立到五十六年十二月停止對中國大陸實施偵察任務，總計在中國大陸上空執行任務八百多架次，殉職人員近一百五十人，占全隊三分之二。新竹大東路二段與武陵路都是空軍眷舍，不少黑蝙蝠中隊隊員住在這裡，所以這裡是有名的「寡婦村」，一位隊員在大陸殉職後，他太太一聽到空中傳來飛機的聲音，立刻奔出房間，對著空中喊著：「你回來！你回來！」；黑蝙蝠中隊執行的是機密任務，空軍不會告訴殉職人員家屬，隊員殉職的時間與地點，所以孩子都不知道為何這麼久未見到父親。劉教之回憶，他曾走在街上，碰到殉職隊友的小孩，小孩問他：「父親到那裡去了？」，他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一陣鼻酸，眼眶都紅了。

民國六十二年，他的凌雲路結束了，藍天白雲立刻離他遠去！

他的文筆好，曾為《中國的空軍》（該刊物目前改名為《中華民國的空軍》）撰稿，並接到該刊總編輯簡樸的來函，聘他為顧問。我說：「簡樸，好熟的名字，已好久

未聽到，若我沒有記錯，他是空軍軍歌作詞者，作曲者為劉雪庵；劉雪庵留在大陸，聽說後來被整得很慘。」一九三七年，劉雪庵為電影《三興伴月》配樂而作一首樂曲《何日君再來》，這首曲子後來很紅，但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列為禁歌，劉雪庵留在大陸，因為這首歌的緣故，被整得很慘。我沒想到他的文筆這麼好，我跟他說：「大約是民國五十年代初期，有一年國軍文藝金像獎得獎文章是《三百個漏洞》，描寫一架飛機晚上到大陸執行任務，飛行官技術高超的，

將這架彈痕累累的飛機飛回來安全降落，這應是有關黑蝙蝠中隊最早的一篇文章，是不是你寫的？」他搖搖頭，說：「不是！」我接著問：「那架飛機是不是你的？」他說：「不是。」他沉默半晌，說：「這位作者我很熟，現在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現在，他不必再上飛機，望著客廳窗外，天上飄浮著朵朵白雲，藍天是如此的遙遠，他滿頭白髮，已過了九十歲，他說：「我現在行動不便，很少出門……」

◀劉教之老師11投章球。於民國40年142期之文。稿本「北海」場的落成。



去年四月筆者（左）與空小校友總會秘書長何又新女士（右），前往拜訪前黑蝙蝠中隊通信官劉教之老師。

